



古典人文
·
哲学经典研译
——
包利民◎主编

《吕西斯》译疏

lysis: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柏拉图◎著
陈郑双◎译疏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古典人文 · Classical Studies
哲学经典研译
包利民◎主编

《吕西斯》译疏

柏拉图◎著
陈郑双◎译疏

Lysis:

A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Commentaries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西斯》译疏/(古希腊)柏拉图著;陈郑双译疏.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1

ISBN 978 - 7 - 5080 - 7812 - 0

I. ①吕… II. ①柏… ②陈…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
②《吕西斯》- 译文 IV. ①B502. 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6546 号

《吕西斯》译疏

作 者 (古希腊)柏拉图
译 疏 陈郑双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13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2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 序

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大地上,西方古典哲学翻译和研究呈现出令人兴奋的进展。不仅由于古典哲学本身的复兴,而且由于古典政治哲学、后期海德格尔研究、中西方哲学对话比较等等学科的层层推波助澜,古典西学几乎成了一个“显学”。古代哲学各个主要时期的经典原著基本上被全部翻译出来,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各种新翻译版本还在不断推出,国外和国内的研究性专著也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对古典学的热切关注有其学术文化上的意义,一个经济上迅速崛起的大国在文化上亦被期待展示出相称的水准。况且,古典其实对现代人具有十分切身的相关性。晚清中国士人曾经敏感地将东渐而来的现代性文化定位为千年未遇之巨变。百年之后的中国依然徘徊在这一巨大分界岭,像青年巴门尼德那样希望停下驷马飞车,思索这是否真的是黑暗与光明的分界线。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人类历史的更大分界岭已经在前面悄然露头。如果说市场、民主、国际政治等等都足以推动人们进入热闹的古今之争,那么科技的反常超速发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历史性断裂,人们更不能用“茫然的眼睛和轰鸣的耳朵”回避吧。由于这次科技的突破将发生在基因学和脑科学,整个人类必须加紧重思什么是“人之为人”(human condition 的一种译法)。

古典哲学(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独特之处,就是在基本匮乏稍加缓解之后,社会中立刻出现上升入所谓“自由”学的冲动,一批批人敢于探索各种事情尤其是人事的各个方面,不惧穷究框架本身

的边界,甚至敢于探触神圣界的面孔。并非所有人、所有国家都需要上升得这么快和这么高。于是,某些古代国家比如雅典就有了代替整个地中海诸国、乃至替整个人类反思自己的“本性与命运”的福分。据说这是神一般的福分,因为进入纯粹的 *nous* 境界的,唯有神圣者。

不仅地中海有雅典,而且中原有齐鲁和楚。在这样的文化温床中,产生大文明传统的经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都是文明的富矿,汲取其中源源不断的智慧,才能莫立现代各大文明圈的自我认同。

今天人仔细倾听这些在边界上严肃思考、奠基文明经典者的声音,可以帮助自己思考面对“跨界”大限的各种问题。

有鉴于此,本译丛将以“研究型翻译”的方式,希-汉(或拉-汉)对照的排版,译介一批西方古典政治伦理哲学的经典。下面稍微说明一下它的这几个特色。

首先,我们的主题。“政治伦理”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关于“人之为人”的哲学。近年来,“政治哲学”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成为了一种关于“人之为人”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是究其本意,还是很难无所不包,因为比如个体人的伦理,就不一定要涉及政治共同体。然而,“伦理学”是否是更为广泛包容的概念?也不一定,因为且不要说用“公共伦理”去包容“政治”就已经显得不足,而且还有“治疗型哲学”的内容,纳入到伦理学中可能会严重误导。古典哲人对人之为人的思考非常的广泛与深入,令人叹为观止:幸福与正义,苦难与治疗,自然与人为,神圣与道德,国政与内政,终极目的与过程,强者与弱者,高贵与悲剧,限度与无限,快乐与知识,诗人与立法,法律与教育,必然与偶然……这个充满张力的列表还可以继续下去。伟大的心灵思考大事。当然,古人大多不像现代学科分类那样把哲学严密分为各种“部门”,所以,在关于人的事情的书里面遇到了“神”,或是遇上“本体论”、“认识论”什么的讨论,读者应

该也不会惊诧。

其次,本译丛是汉语-希腊语(或者汉语-拉丁语)对照翻译。任何翻译,更不要说现代语言对古典语文的翻译,都不能完全传神传意,这是所有好的译家都会同意的。而且,严重的问题不止是某个技术性词义被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意义世界的擦肩而过。进一步,对古典语词的直面、领会和谱系分析探究,不仅是一个词义准确的问题,更是对哲学基本概念的本真内涵发掘开启的过程。这一点海德格尔和斯特劳斯都做出了表率。国内这些年许许多多的大学都开设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教学成就斐然,一个能够阅读或查阅古典语文的读者群体已然涌现,而且在快速扩展,这使得古典哲学翻译的古今语言对照版的阶段已经来临。

第三,本译丛旨在使翻译走向精深之方向。作为研究型翻译,译者将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西方有关重要学术文献传统的基础上,对所翻译之经典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注疏,力求揭示各层复杂意蕴及其构成的丰富深邃的意义网络。正因为此,我们所选择的文本务求精炼。或者是短篇,或者是长篇中的某一卷。不求量之大,但求质精而深。

总之,无论是古典原文的呈现还是研究性的解读,都是为了防止现成化教条化的研究态度。我们将以极大的谦卑和认真精神,和读者一道去追求分享古典人那神圣的福分,滋养复苏成长中的华夏。

包利民

前 言

一、《吕西斯》源流简介

《吕西斯》是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作品。在十九世纪西方古典学界疑古风潮中曾被短暂地怀疑为伪作,除此以外,人们一般都认为该篇对话的作者就是柏拉图本人^①。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有些人说,当苏格拉底听到柏拉图诵读《吕西斯》时,说:‘天啊!这个年轻人说了我的多少谎言啊!’因为他在这篇对话里,写了很多苏格拉底未曾说过的东西”^②。苏格拉底本人是否真的知道有这篇对话的存在,我们不得而知。在另外一个地方,第欧根尼·拉尔修写道,“他(苏格拉底)在鼓动和劝阻两个方面都特别精通,很有能力。例如,按照柏拉图所说……他通过鼓励,使吕西斯变成了一个最有道德的人”^③。这个判断似乎来自第欧根尼·拉尔修本人对《吕西斯》这篇对话作品的理解。

亚历山大的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认为,柏拉图是以悲剧诗人的四联剧的模式来安排其作品的。按照四联剧的模式,前三部是悲剧,而第四部乃是与之相关的“羊人剧”,或者又称之为“笑剧”。

① 参阅“《厄庇诺米斯》的真伪”,程志敏,载《柏拉图的真伪》,刘小枫、陈少明编,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21页。该文指出,在19世纪欧洲学界疑古思潮中,仅有五篇柏拉图作品未被怀疑,这五篇作品中并没有《吕西斯》。

② 引自《名哲言行录》,[3.35]。

③ 引自《名哲言行录》,[2.29]。

忒拉绪洛科斯于是就把柏拉图的作品编为九组四联剧。并且给每一部著作加了一个双标题,一个源于对话者的名字(当然,只有一部分的柏拉图作品是以对话者名字命名的),另一个则取自该对话的主题。《吕西斯》被安排在第五组四联剧中,另外三篇是《忒阿格斯》(论哲学),《卡尔米德》(论节制),《拉克斯》(论勇敢)。《吕西斯》被安排在最后,其副标题是“论友爱”。

又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记载,柏拉图的对话一般被分为两类,教诲类与探索类。教诲类下又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类,探索类下分为锻炼与辩论两类。理论类下又分物理与逻辑两类,实践类下又分伦理与政治两类。锻炼类下又分助产式与试探式两类,辩论类下又分论证与辩驳两类。《吕西斯》被认为属于探索类-锻炼类-助产式类。

据说,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写作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有关于《吕西斯》的针对性意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专门讨论友爱的问题,他虽然没有提出《吕西斯》的名字,但他所谈的问题显然是从《吕西斯》引申出来的。亚里士多德首先澄清了苏格拉底对话中关于友爱对象的混乱观念,认为友爱只同人相关,严格限定在人的生活范围……亚里士多德概括伦理生活经验,从目的方面区分三种友爱:因有用而生的友爱,因快乐而生的友爱以及因善而生的友爱。他认为前两种都是实用性的友爱,是带有偶然性的,……只有第三种善的友爱仅存在于善人和善人之间,由于彼此自身的善才成为朋友,相互友爱,这才是完善牢固的友爱,同善本身一样天长地久”。^①

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阿尔法拉比在其著作《柏拉图的哲学》中,也有涉及《吕西斯》的部分,然而他并没有直接提到《吕西

^① 引自《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459页。

斯》的篇名。他这样写道：“然后柏拉图研究了爱与友谊。他研究了大众眼中的友谊是哪一种，真正的友谊和爱又是哪一种，真正值得去爱的是哪一种，以及在大众眼中值得去爱的是哪一种”。^① 阿尔法拉比似乎着重提出了这篇对话之中真正的友谊与爱和大众眼中的友谊与爱的区别。

西塞罗、爱比克泰德、蒙田、弗兰西斯·培根都有关于友爱的著作，然而都没有在其中提及《吕西斯》。这篇对话在近现代西方学界也不太受重视，只有散见于各处的研究论文，并无专著对其进行研究。在A·E·泰勒的《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中，他将《吕西斯》定性为次要的苏格拉底对话录，将其与《卡尔米德》、《拉克斯》放在同一章进行了粗略的解读。泰勒认为，这一篇对话其“背景呈现苏格拉底跟有前途的孩子们相处时的风度的又一个可爱情景”。泰勒还认为，“柏拉图对《李思篇》（即《吕西斯》）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学的兴趣”。在泰勒看来，《吕西斯》虽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却保留了一个善意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并且其思考的结果就能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看到。被苏格拉底在谈话过程中驳倒的各种友爱，看上去又都似乎具有某些道理^②。

在厄奈斯特·巴克爵士所著《希腊政治理论》中，作者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然而却没有将《吕西斯》放入其中，理由可能是因为《吕西斯》与政治理论关系不大。巴克爵士可能疏忽了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所起诉的罪名，其中有一条便是腐蚀青年。米歇尔·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主要论点是古典思想中的修身技艺，他详细解读了《阿尔喀比亚德》，因为这篇对话发生在苏格

① 引自《柏拉图的哲学》，阿尔法拉比著，程志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46页。

② 参看《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英】A·E·泰勒著，谢随之、苗力田、徐鹏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99、101、112页。

拉底与少年阿尔喀比亚德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典型意义,然而福柯却没有提及同样发生在苏格拉底与少年之间的对话《吕西斯》。德里达在《友爱政治学》中提及了《吕西斯》,但他没有以专门的章节分析这篇对话,而是引用了这篇对话的部分内容,分散地置于论证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友爱政治学》中,德里达还提及了与《吕西斯》似乎有些关联的另一篇对话《梅尼克齐努斯》。另外,还必须提到伽达默尔对《吕西斯》的解读,伽达默尔也曾经专门论及《吕西斯》中的“言语与行为”。伽达默尔认为解读该篇对话的关键在于了解到“言语与行为之间的多利安式的和谐”。以此为原则,伽达默尔的分析直接从苏格拉底与吕西斯和梅尼克齐努斯的谈话开始。他还认为在解读过程中,始终不能忘记“友谊问题旨在揭示什么是正义的社会”。伽达默尔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这篇对话“指向建立一种实在的友谊,指向一种‘朋友是什么’的知识。这为柏拉图以后在哲学乌托邦中所构筑的言语与行为间的多利安式和谐铺平了道路——尽管也只是在言语上的”^①。

197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维·博罗丁(David Bolotin)的《柏拉图的对话——论友爱:〈吕西斯〉解读及新译》(*Plato's Dialogue on Friendship: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ysis with a New Translation*)。这个单行本包含了对《吕西斯》较为严谨的翻译,并附以详细的义疏。200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古典学家特里·佩内(Terry Penner)和克里斯托弗·罗威(Christopher Rowe)译疏的《柏拉图的〈吕西斯〉》(*Plato's Lysis*),这个义疏本有三百多页,综合了之前西方学界对《吕西斯》的研究注疏成果。伯纳德特的学生迈克尔·戴尔斯(Michael Davis)在其著作《哲学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Philosophy: Rousseau's 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

^① 引自《伽达默尔论柏拉图》,【德】伽达默尔著,余纪元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7、10、23页。

er)中也专辟一章论述《吕西斯》,他认为“对话中始终有一个匿名听众,这个匿名者是整篇对话最重要的人物,并且《吕西斯》关于友谊的谈话最终指向了哲人自身,对友谊的爱即哲人对自身的热爱。因此,这篇讨论友谊的对话虽然最终没有解决‘谁是朋友’的问题,但柏拉图-苏格拉底已经在与自己的对话中解决了自身的困惑”^①。不过,戴维斯并没有对《吕西斯》进行贴近文本情节的解读,这一点类似于他的老师伯纳德特。伯纳德特在其《情节的论证》一书中收入他的相关论文“论《吕西斯》”,伯纳德特也没有完全贴近情节进行解读,最起码他对于许多解读者非常重视的开场部分并不十分关注。不过在伯纳德特的访谈录《走向古典诗学之路》中,伯纳德特表明了他对吕西斯的重视,他认为“《吕西斯》似乎是理解苏格拉底哲学特征的关键对话”^②。

国内学界对《吕西斯》的研究首推汪子嵩先生等所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在该书中,柏拉图的对话被分置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两部分进行解读。《吕西斯》被安排在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论述章节之中。作者对该篇对话依照其内容作了简略解读,得出的结论是,“表面上看《吕西斯》也和其他苏格拉底对话一样对友爱没有作出肯定性定义,但实际上苏格拉底运用他的辩证法着意破除流行的关于友爱的朴素常识观念,……也批判了将美德归为欲望的主张,……实质上肯定了友爱美德是以知识、智慧、善为根据,是有确定的价值标准的。他没有得出精确的友爱定义,因为美德有整体性,只能在探究全部道德价值体系中才能规定友爱的本质”^③。作者还认为该篇对话中提及了关于柏拉图“相论”的思想雏形。

① 引自黄群,“从卢梭回到柏拉图:重拾西方思想史的友谊论题——以柏拉图的《吕西斯》为中心”,载于《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第10~13页。

② 引自《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美】伯格编,肖润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14页。

③ 引自《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458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由戴子钦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对话七篇》，该书集合了柏拉图的对话作品《莱西斯》（即《吕西斯》）、《拉克斯》、《普罗塔戈拉》、《梅尼克齐努斯》、《蒂迈欧》、《克里蒂亚》、《克利托封》。戴先生在后记中说，这些对话作品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译出了，然而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不得出版，幸运的是译稿被保存下来了。戴先生的这些译本是由本杰明·周维特（Benjamin Jowett）的英译本转译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了廖申白先生所著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用了一个小节论及了《吕西斯》，作者认为，希腊的友爱概念有慈爱、兄弟爱、性爱三义，而其最早与是性爱相联系的。“柏拉图谈论的友爱主要地就是性爱之爱”^①。作者对《吕西斯》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认为这篇对话最终没有得出任何肯定性的结论。

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由王晓朝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吕西斯》被安排在全集的第一卷中。《柏拉图全集》中译本主要是依据1961年出版的由伊迪丝·汉密尔顿和亨廷顿·凯恩斯主编的《柏拉图对话全集》英译本转译的。因此《柏拉图全集》将英译本中每一篇对话的编者序言也翻译了过来。汉密尔顿女士在关于《吕西斯》的短序中说：“《吕西斯》的有趣之处不在于讨论的问题，而在于讨论的方式。……（苏格拉底）确信真理是不能教的，真理必须去探索。他与青年们谈话的惟一愿望是使他们使用自己的心灵。他认为自己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以这种方式，他们最终会转向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己进行考察，学会认识自己”^②。

① 引自《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廖申白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8页。

② 引自《柏拉图全集》第1卷，【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2003年8月第2次印刷，第199页。

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了王太庆先生的《柏拉图对话集》^①。据汪子嵩先生介绍,在这本王太庆先生的遗作汇编集中,共有王太庆先生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十二篇,其中有两篇未译完,这其中就有《吕西斯》^②。王太庆先生将该篇篇名译为《吕锡篇》。在这本著述中,还收入了王太庆先生翻译的《名哲言行录》中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传记。王太庆先生还专门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节录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关的资料汇成一篇。

中山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黄群先生,著有两篇关于《吕西斯》的论文,分别发表在《求是学刊》与《浙江学刊》^③上,主要讨论《吕西斯》与友爱问题的关联及对《吕西斯》开篇场景的详细分析。

以上就是国内外《吕西斯》研究的大致情况。挂一漏万,实所难免。列奥·施特劳斯曾在给伽达默尔的信中说,无法给对柏拉图的解读定下任何先行原则,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无法适用于一个能够普遍化的解释理论。而从目前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对《吕西斯》的解读或者是将其附属于某种关于柏拉图的理论体系,或者是附属于某个与柏拉图无关的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必定将存在某些误解。我们只有从《吕西斯》最明显的特征入手,才能期望获得正确的理解。而《吕西斯》最明显的特征显然就是,这是一部戏剧作品。

二、《吕西斯》剧情简介

《吕西斯》是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性戏剧作品。整个

① 见《柏拉图对话集》,【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1版。

② 另一篇是《治国篇》(即《理想国》),王太庆先生只译了前三卷与第十卷。《吕西斯》译至213B。

③ 黄群,“从卢梭回到柏拉图:重拾西方思想史的友谊论题——以柏拉图的《吕西斯》为中心”,载于《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第10~13页;“柏拉图《吕西斯》的场景设置”,载于《浙江学刊》2010年第2期,第29~34页。

故事是由苏格拉底讲述的,而听其讲述的那个人是谁,在整篇作品中没有交代。我们可以将这篇作品的讲述对象假设为某些特定的读者,也可以假设为任何一个读者。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吕西斯》,把它当作是苏格拉底给自己讲故事。

《吕西斯》主要讲述的是苏格拉底在赫尔墨斯节的最后一天的某个时段(可能是中午,因为戏剧结束之时声称天色已晚),在雅典城墙外边紧靠城墙的一条路上,(看似)偶遇一群青年人,被他们邀请加入一场对话的故事。在这场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众人谈到了:如何求取所爱之人的欢心、如何使得自己对父母有用(让自己在父母眼中被觉得可爱)、究竟什么是朋友这三大类问题。因为在古希腊语中,*philia* 包含了情爱、友爱的、朋友等多重含义,因此这三类问题就都和 *philia* 相互关联起来。经过柏拉图巧妙的安排,这三类问题被苏格拉底的叙述连接为了一个整体。因此,后世研读这篇对话的注释者们,将“论友爱”作为该篇戏剧作品的副标题,而在西方学界关于这篇对话的研究,也重点关注这篇作品中的“什么是朋友”这一问题。因为这个“什么是……?”的问题,被看作与柏拉图理念论相关,所以一部分学者认为,在该篇作品中存在关于柏拉图理念论的雏形。关于“什么是朋友?”这一问题,在该篇戏剧作品中,最终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苏格拉底在论述中似乎推翻了一切关于朋友的定义。戏剧落幕于这样的结论:“我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朋友。大多数学者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同意该篇作品没有给出关于友爱的最终说明,但是认为这篇作品能够激发读者对该问题的思考。目前有关友爱问题的研究论著都将《吕西斯》作为亚里士多德友爱理论的准备性基础,都认为《吕西斯》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友爱的论述提供了一个基础,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也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怎么理解这一点?让我们从《吕西斯》全剧进展的具体动力设置入手考察。

根据苏格拉底的叙述,《吕西斯》一开场就是苏格拉底奔走在雅典城墙外的紧靠着城墙的一条道路上,他从雅典城外西北的阿卡德米运动场,走向位于雅典城南的吕克昂运动场,但没有选择走直线的方式从城中穿过,而是绕着城墙走了一条远路。在这条路上,依据苏格拉底的叙述,他似乎偶然遇上了希波泰勒斯与克特西普斯等青年人。戏剧的开篇并没有给出戏剧发生的具体时间,直到戏剧进行的中段,我们才获知这一天大约是在赫尔墨斯节的最后一天。

希波泰勒斯与克特西普斯当时和一帮青年人站在一个新建的摔跤学校之外。这所摔跤学校在平日是拒绝青年人进入的,它只允许少年男孩在其中锻炼。在古希腊时期,青年与少年的分界大约在14~16岁之间,即青春期前后(性意识的萌发)。这样的摔跤学校阻止青年人的进入,是为防止那些已经过了青春期,获得了性意识,并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年人对少年人进行性骚扰。但是在赫尔墨斯节三天节庆的最后一天,这一禁忌被允许暂时性地打破,青年人与少年人可以混杂处在一起。希波泰勒斯作为青年人,对少年美男子吕西斯有好感,平日他无法接近吕西斯,但是在这一天他可以进入学校接近他所爱慕的对象。

希波泰勒斯邀请苏格拉底与他们一起进入这所摔跤学校,而苏格拉底经过与希波泰勒斯的一番谈话,轻而易举地识别出了他的真实目的,即他想通过苏格拉底的谈话去接近吕西斯。吕西斯热爱倾听别人的谈话和论辩,希波泰勒斯原计划将苏格拉底引入该学校,以吸引吕西斯的注意。苏格拉底识破了他的这一计划后便询问他如何追求吕西斯。在希波泰勒斯的朋友克特西普斯的嘲笑中,苏格拉底了解到希波泰勒斯的追求方式十分拙劣,就向希波泰勒斯宣称自己拥有高明的求爱技艺(在本文随后的分析中,称之为“猎爱技艺”)。但是这种技艺只能展示,无法传授,于是希波泰勒斯同意苏格拉底向吕西斯使用这种技艺,他则通过现场观摩来学习。这便是戏剧剧情的第一部分,在该部分戏剧推进的动力是一连串的悬念,

首先是读者想知道希波泰勒斯邀请苏格拉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接着读者会对希波泰勒斯所追求的对象究竟是谁产生兴趣,最后读者们会想知道是否希波泰勒斯同意由苏格拉底来演示其猎爱技艺。从这段剧情我们看到,苏格拉底所谓的猎爱技艺,实际上是一种运用言辞俘获对手心智的能力,而苏格拉底运用这种技艺所俘获的第一个猎物就是希波泰勒斯本人。因为他竟然同意让苏格拉底去诱惑自己所爱的吕西斯,这说明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苏格拉底言辞的摆布。

接下来苏格拉底便与众人进入了摔跤学校,并见到了吕西斯,同时还见到了吕西斯的朋友梅尼克齐努斯。梅尼克齐努斯是克特西普斯的侄子,同时他也是吕西斯最好的伙伴。苏格拉底与吕西斯及梅尼克齐努斯进行了简单的交谈,随后这一交谈被突发的事件所打断,梅尼克齐努斯被叫走去参加另外的活动,只剩下吕西斯单独面对苏格拉底。这时就到了戏剧的第一个高潮,读者们想知道苏格拉底是否能够诱惑猎捕美少年吕西斯。

苏格拉底从吕西斯所感受到的家庭的幸福感入手与吕西斯进行交谈,这是因为家庭带给吕西斯的幸福感是吕西斯感到骄傲之处,也是其心理庇护所。苏格拉底引入“知识才能带来自由与幸福”的观念,打破了吕西斯原有的幸福幻觉,同时又通过这一观念给吕西斯注入了“拥有知识即可统治世界”的新幸福幻觉。通过言辞中的一破一立,苏格拉底轻松地打破了吕西斯的心理防线,俘获了吕西斯。随着吕西斯的轻易就范,戏剧的悬念似乎解开,但这时梅尼克齐努斯又重新出现,而吕西斯则转而要求苏格拉底按照刚才与他进行谈话的模式,去与梅尼克齐努斯交谈,苏格拉底拒绝了吕西斯这一要求,他要吕西斯自己去和梅尼克齐努斯复述这段谈话,但是他还是表示愿意与梅尼克齐努斯交谈。随后,苏格拉底便与梅尼克齐努斯开始讨论“什么是朋友?”这一问题。由此,戏剧进入了第三个大问题的框架,即关于友爱问题的讨论。

苏格拉底首先问梅尼克齐努斯：是否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或两人就能称为朋友。讨论的结果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单向度的爱（爱欲、友爱）并不能保证其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对方的朋友。甚至还会陷入一种悖论，即某些人会成为他们敌人的朋友，而某些人会成为他们朋友的敌人。

在讨论至此时，吕西斯忍不住插入进来，苏格拉底为他情不自禁的插话感到高兴，随后与他一起转变了讨论的方向。从爱的情感举止转向爱的原因：相似者（同类与同类）之间是否能够成为朋友。他们提到了诗人和自然哲学家的观点，但是又驳倒了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同类之间因为相似，互相没有需要而无法成为朋友。接下来，苏格拉底又与梅尼克齐努斯讨论相反者（相对者、矛盾者）之间是否能够成为朋友。在引用了古人的看法之后，还是得出否定性的结果：相反者由于相互伤害而无法成为朋友。

在讨论陷入僵局之际，苏格拉底抛出了自己关于友爱（朋友）的第一个定义，他设定有某种既不好也不坏的事物，这种事物在遇到坏的事物时而变坏，却没有完全变坏，在这种情况下，转而与某些帮助它恢复的事情成为朋友。苏格拉底举例说，当既不好也不坏的身体，在遇到坏的疾病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好的健康，而成为了疾病治愈者医生的朋友，医生就成为了这个患上疾病的身体的朋友。这时，吕西斯与梅尼克齐努斯两人都赞同了苏格拉底的这一定义。

戏剧进行至此，早先的悬念都已经失去，因为关于“什么是朋友（或友爱）？”这一问题也已经拥有了答案，而苏格拉底似乎也通过言辞使得两位少年人都成为了自己论证的“俘虏”。但此时使得戏剧继续推进下去的，是苏格拉底自己对这个定义的不满。由此直到该篇戏剧作品的结束，一直是由苏格拉底对该问题的不满意而推动戏剧的发展。因此可以说，这篇戏剧作品中最重要悬念，仍然是一个哲学问题，即“友爱问题”。

苏格拉底对他自己所提出的定义的不满，隐藏在了他自己所设